

少年文库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杨司令的少先队

郭墟著



杨司令的少先队

郭 墟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写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我国东北时期，我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抗日斗争的故事。

《杨司令的少先队》曾获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一等奖；《接关系》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三等奖。两篇作品都写于五十年代前半期。

杨司令的少先队

郭 墟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江苏吴江伟业印刷厂排版

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.5 插页 2 字数 65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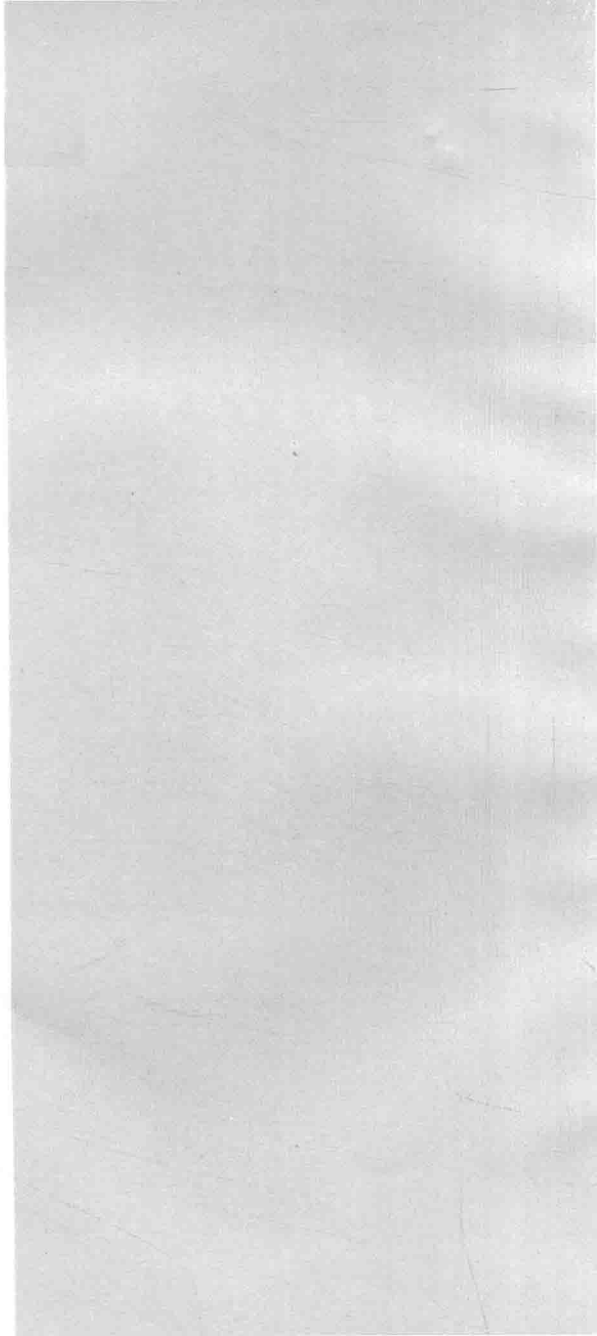
1989年9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2版第1次印刷 印数3,501—16,500

ISBN7-5324-0758-6/I-348(儿)

定价:1.20元

插图 钱逸敏

装帧 袁银昌



目 录

杨司令的少先队 |

(获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一等奖)

接关系 66

(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三等奖)

杨司令的少先队

抗日联军^①里面孩子可真不少。这些孩子，要按当年长白山里老辈人的叫法呢，就是“杨司令的小嘎”^②！

他们平常总待在林子里，可是不定什么时候，就象一群将下河的小鸭子，唧唧嘎嘎拥进村子里，尖着嗓子唱起《抗日十二个月》来。每逢这个时候，屯里人都跑到门口来，眼泪汪汪地盯住这群背着“马盖子”^③的小抗联，忍不住地说：

“咱们中国亡不了国！”

大胡子叔叔

抗联一路军^④有个队长，名字叫张子和。一九三二年，

①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。一九三四年正式成立，编制成七个军，到第二年发展到十一个军和一个独立旅。

② 杨司令：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杨靖宇将军。

小嘎，嘎(gǎ)。小嘎就是小孩的意思。这是北满的方言，和“小鬼”的意思差不多。

③ 是日本造三八式马枪。

④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，抗日联军在一九三六年分编成三路。第一路军就是由杨靖宇将军领导的。

在磐石^①时，他就和杨司令在一起。那时候他扛着一棵老洋炮参加了磐石暴动，以后就和李红光的弟兄们在一块活动。

一九三五年，金日成司令和杨司令“会合”^②以后，他就领着一百八十个弟兄在松树泊^③一带活动，远近几百里地没有不知道“老张”的。

松树泊，当地的人们都管它叫迷魂阵。这里没有江也没有湖，原来是一座方圆一百来里的老松林子。这里不是高山险岭，可也不是平川地，而是一个漫冈连着一个漫冈，一棵老红松挨着一棵老红松。大白天，林子里也是阴森森的；多年的老青苔从树桠垂到树根，远看好象一座又高又细的绿塔。

在松树泊里走路可不能靠着太阳认识方向，因为这里成年累月进不来阳光。你也不能靠着小河沟里的流水看出东西南北，因为一道小河沟说不定在你脚底下绕上几圈。任你走上几天，也离不开原地几十里，所以人们都管它叫迷魂阵。

张队长的弟兄们拿松树泊当“家”。有时候出去打鬼子

① 县名。在吉林省南部。一九三二年春天，磐石县哈马河子一带的中国农民和朝鲜农民，在李红光（共产党员，朝鲜人）的领导下，发动抗日武装起义，成立了磐石游击队。这支游击队渐渐壮大，到一九三四年就编成抗日联军第一军。

② 一九三五年九月，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和第二军在濛江（现在改名靖宇县）东北岔举行了有名的大会师，决定了重要方针。

③ 在吉林省东北部。抗日战争中，抗联一路军和警备旅曾经在这一带活动。

一个“冷不防”，然后再绕回来。鬼子明知道这里常有抗联出入，可是总找不着便宜。这座老松林子好象一个大老虎嘴：鬼子进去的多就丢的多；进去的少算便宜，可以少丢几个。说不清鬼子兵在这里扔下了多少脑袋瓜。

张队长和他的兄弟们在这里并不是孤零零地单干，他们总和杨司令联系着。杨司令一有“令”，就派老交通员李福赶来；弟兄们一看老李福进林子，就知道杨司令来“令”了。

张队长是快四十的人了；细高个儿，嘴巴上一圈络腮胡子，有点水蛇腰。他成天系着一条黑腰带子，走起路来使劲地往高处抬着两条又粗又壮的长腿，上身左右摇晃。

他在队里有两样特出的地方：一样是五冬六夏老在头顶上扣着一顶圆毡帽；再一样就是每逢回松树泊以后，屁股后头老领着一个小黑姑娘。

黑姑娘名叫黑姑，新弟兄都以为她是张队长的亲闺女；其实黑姑是朝鲜孩子，张队长是道道地地的山东人。这事老弟兄全知道。原来黑姑是二连长崔日永留下的孩子。

崔日永是金日成司令部下的弟兄，“会合”以后就到张队长这个队里领二连。那时候黑姑才九岁。一九三七年秋天，崔连长在青沟子牺牲了，黑姑留在松树泊里不知道这个消息。弟兄们看这孩子太小，也就都不提这件事。

崔日永临死的时候，就把黑姑托付给张队长了。张队长呢，和崔连长一块在枪子底下钻了好几年，当然没有二话可说。打那以后，张连长就把黑姑从二连要过来，叫她在队

上和小嘎们住在一处。

黑姑从小就时常和中国孩子在一块玩，再加上二连里多半是中国弟兄，所以一来二去就把中国话全学会了。黑姑管弟兄们叫叔叔，可是一百八十多个叔叔实在不好分别；没法，就在叔叔上面加个外号。弟兄们当黑姑的面一提张队长，就说：“大胡子叔叔！”

弟兄们全喜欢黑姑这个机灵劲；每逢她一过来，大家就你一句我一句地逗着她说：

“黑姑，大胡子叔叔来了吗？”

黑姑眨巴着大眼睛，一边嘻嘻地笑，一边说：

“嗯！叔叔来看你们了！”

紧跟着就是张队长的圆毡帽，在树空当间，左一晃右一晃；帽子底下是一圈络腮胡子。

黑 姑

黑姑本来叫海古，中国弟兄叫别了就叫黑姑。说实在的，按相貌和外表来说，叫黑姑还真恰当。别的孩子在林子里住长了，脸色都有些苍白，唯有她长得黝黑。她的个儿不高，四方大脸，两只大眼睛又圆又黑，再加上漆黑的短头发，你说说，大伙怎么能不叫她黑姑呢？

假如你头一次和她见面，不管是她说话的口音或是一举一动，你都会觉得她是中国孩子。可是你若仔细一看，她那对稍微有点高出来的颧骨，还有那短粗的身量，这时候你

就会认出来：她原来是个朝鲜孩子。

黑姑很小的时候妈妈就死了，从记事的那天起，她就和爸爸在延边给地主“榜青”^①。崔连长活着的时候常对大家说：

“黑姑是端人家饭碗长大的！”

黑姑离开爸爸的事常有。以前在家的时候，爸爸黑天白日地在地里看水坝，那座黑洞洞的小草房里光剩下她一个人。她白天吞几口凉苞米楂子，天一黑就钻进那床破棉花套里，一直到太阳出来再钻出来。好容易盼到爸爸回家了，爷俩就煮一顿热饭在一个桌上吃。黑姑每逢这个时候，就含着眼泪看着爸爸的脸，可是任什么也不说。……

崔连长牺牲以后，弟兄们都不说，她也没在意，反正知道爸爸上杨司令那儿接任务去了。一晃过了一年多，日子一长，黑姑就有点疑心。她问过张队长好几次，可是每逢她一问起这件事，大胡子叔叔就把队里的孩子全叫来，不是唱《抗日十二个月》，就是教给大家要把戏。

有一天，张队长领着队里的小嘎们上二连。到了那里以后，大家就都凑到弟兄们旁边，听他们聊天。黑姑也凑到人堆旁边，听几个弟兄谈种稻子的事。她爱听种地的事，对种稻子的事更爱听……她一边听一边往前凑，挤到人当间以后，就慢慢地坐在一个弟兄的破犷子皮上面。

① “榜青”是地主剥削农民的一种方式，分“里榜”和“外榜”。“里榜”是由地主出地和种子，由农民出劳动力耕种，收的粮食和地主平分（有时地主分一半以上）。“外榜”时，农民另外偿还地主种子等。

“打完鬼子一定种水地！弄上一头高丽牛！……”

一个三十多岁的弟兄一面擦枪栓一面说话，别人也跟着说起种稻子的经验来了。黑姑一听有人要弄一头高丽牛，急忙问道：

“叔叔！打完鬼子你要弄一头高丽牡子吗？……”

“弄一头！……领你种水地。会吗，黑姑？”

“会！我从小就和爸爸在地里干活，我都能认出来稻稗子呢！……”

二连的弟兄一看见黑姑就想起牺牲的崔连长来。这个连里不论是中国弟兄还是朝鲜弟兄，和崔连长处得都很好。一听到他牺牲的消息，年轻的小伙子们都哭得眼圈通红，连饭都吃不下去了。……大家的心里虽然常常想这件事，可是当着黑姑的面谁也不提。这回黑姑一提和爸爸下地的事，把大家的心事就勾起来了。一个年轻的弟兄没留神，一边摸着黑姑的短头发，一边问她说：

“黑姑！想不想爸爸？……”

黑姑不讲话了，也不笑了。隔了一会才轻轻地摇了摇头说：

“不想！”

往常，黑姑只有等队长喊她才离开人堆，这回她没等喊她就悄悄地走开了。

傍晚，张队长领着孩子们回到队部，预备吃晚上这顿干粮。马架子^①里漆黑，在里边行动还得深深地弯着腰，不然

① 马架子是用树枝、高粱秸和茅草等搭架的窝棚。

头就要碰在横梁上。张队长点着一棵松树明子，放在一个木头墩儿后边。明子冒着黑烟，发出一股昏暗的亮光。林子里一丝风也不透；马架子里又湿又闷。张队长拿起饼子想到外面去吃；一抬头，看见门口站着一个人，虽然光很暗，可是一看那个短粗的身



量就知道是黑姑。张队长弯着腰，对着黑姑说：

“黑姑！吃干粮没有？”

“正吃呢！”

黑姑一面答着话一面往里钻，慢慢地凑到木头墩儿旁边，坐下来。她手里拿着半块饼子，吞吞吐吐地说：

“叔叔！……”

黑姑的声音有点发颤；张队长借着亮光一看，这孩子的嘴唇在哆嗦。

“黑姑！什么事？说吧！”

“叔叔！……爸爸呢？……”

张队长这回可难住了，他顺手放下苞米饼子，又慢慢地摘下头上的毡帽。

“说呢还是不说呢？”

张队长一想，崔连长牺牲快到二年了，临死的时候也说过，一定得叫黑姑知道，因为她也是抗联的人……

这回张队长到底全说了，不然也对不起崔日永啊！……末了，张队长说：

“黑姑！你是杨司令的少先队员……爸爸临死的时候说了，他这口冤气要靠你出啊！”

黑姑的两只大眼睛里滚下两颗亮晶晶的泪珠；半块饼子落在脚底下。

这天晚上爷俩谁也没吃饭，黑姑拉着大胡子叔叔的手，围着马架子转来转去。林子里静悄悄地没有声息，只能从上面树梢的响声里，知道林子外面又吹过一阵风。林子里面的“小咬”^①还没睡觉，有时叮在这爷俩的脸上，有时又叮在他们的手上。但是他俩谁也没有心思去拍打；他们不吱声不吭气地绕来绕去。

黑姑一面走一面想：

“我从小就没有妈妈，就是爸爸一个亲人！……日本鬼子害得我们丢掉了家，又杀了我爸爸！……我就这么一个亲人！……我要替爸爸报仇！……”

^① “小咬”比蚊子小，叮在皮肤上又疼又痒，使皮肤红肿甚至溃烂。

杨司令的少先队员

张队长这里一共有十二个小嘎，正好，全是少先队员。这十二个孩子里，有四个女孩子，其余的全是男孩子。女孩子全是朝鲜人，岁数比男孩子大一些。顶大的叫金奉淑，是和黑姑一块来的。她的妈妈是金日成司令的机枪手，一九三五年冬天，在延吉(鬼子叫间岛)牺牲了。那时候金奉淑才九岁。

金奉淑的妈妈在延吉的时候，和黑姑的爸爸崔日永在一个排里。当时这两个孩子就总在一处，连参加少先队都是在 一九三五年春天的同一天里。金奉淑自从妈妈牺牲以后，始终没离开崔日永左右。“会合”以后，她也跟着到张队长这里来了。

她是个安安静静的瘦姑娘，说话的时候总是悄声悄气的。谁若是一看她，她就红着脸低下头。大家常说：

“这个香姑娘不象个扛枪杆儿的！”

八个男孩子们，有三个人是从延吉老头沟矿上来的，都是中国孩子。大家管他们叫“城里人”，因为在矿上总算是见过大市面的。

这三个男孩子们，顶小的名叫锁子，比黑姑还小两岁呢！这孩子岁数小，人长得又瘦，平常很少说话，一天到晚不离金奉淑身边。队里的孩子们都欢喜他，都把他当做小弟弟看待。孩子们不出去便罢，只要有人出去，顶少也得

带回一把松子给他嗑。

别看锁子人小，心里可懂事；时时刻刻不忘记自己是少先队员。有时候他看见别人做工作又快当又利索，自己心里就着急，恨自己为什么还不快点长大；长大了干什么不行啊？

其余的那五个男孩子，全是从安图县大甸子来的，里面有三个朝鲜孩子和两个中国孩子。这几个孩子的岁数都和黑姑差不离，只有赵万俭比别人大一些。

赵万俭外号叫赵胖儿，是个中国孩子，比金奉淑小一岁。提起赵胖儿来话可长啦！他一天到晚没闲着的时候：不是打松鸦就是采松子；连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连说带讲地直嘟囔。

虽然赵胖儿爱淘气，大家可都喜欢和他在一处，因为他到处都有个“大哥”的样儿。比如说，哪个人的枪栓有些发滞，他就把眉毛往一块一皱，拖长了声音说：

“哎呀！……韩志明！……枪栓得擦了！你看看，你看看……”

就这样，他一面来回拉大栓，一面掏出擦枪布，坐在一边就擦起来；直到擦干净拉倒。张队长气他的顽皮劲，可也真喜欢他这个憨实劲。

少先队长是金奉淑，一九三七年冬天选上的。别看金奉淑象个香姑娘，遇着事不慌不忙地总有个准主意。虽然她一天说不上几句话，可是大伙一离开她就象丢点东西似的。

这十二个少先队员住着两个马架子，正好和张队长的

马架子面对面。夏天，张队长一有工夫，就坐在自己的马架子门口，晃着头看大家学习，有时候也扯东扯西。等什么时候张队长在毡帽上一扣上桦树皮做的酱斗篷帽，孩子们就知道一定要到连里去了，于是赶忙从马架子里钻出来预备出发。张队长戴好桦树皮帽子以后，总是先说一句：

“走啊！小伙子们！”

松树泊也是孩子们的“家”；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八年，他们在林子里好象在自己家的院子里一样，出来进去地把松树泊摸了个烂熟。他们管出林子叫“出门”，管回林子叫“回家”。他们丢了亲人，在队伍里又找到了亲人！他们毁了家，在杨司令这里又找到了家！

日子长了，孩子们离不开张队长，张队长也离不开身旁这十二个孩子了！不管什么时候，张队长只要看上一眼，就知道哪个孩子不在。他一看有孩子不在，就急忙问少先队

长：

“金奉淑！朴玉珠呢？”

“上炊事班打饭去了！”

“啊！……”

这时候张队长就象从肩头上卸下一块大石头，长长地喘口气，然后“啊”一声。张队长喜欢这些孩子是真的，但是他可不象老妈妈似地对他们放纵不管。

他给队里这十二个孩子全换上一色的“马盖子”，没事就教大家打“靶”，有时候也教大家拆枪栓。

张队长常和这十二个少先队员说：

“孩子！杨司令的少先队员总得和住家的小嘎两样啊！”

上了一课

冬天住在林子里可有“好日子”过，树顶上是雪，树底下也是雪，雪把马架子埋上了，也把山里的小动物的食粮埋上了。松枝上面跳跃着灰鼠，它的大尾巴带下来一片片的雪饼。……唉，讲灰鼠干么呢，只有打猎的才理这个小家伙呢！孩子们根本不去看它，他们关心的是好吃的——松鸦！

不管下多大雪，松鸦也饿不着，相反的，它倒肥胖起来了。往年孩子们打松鸦本来费不了多少事，可是在一九三八年这年冬天可就有了“难题”了！

打松鸦得用干粮往下引逗，没有干粮可就别想吃松鸦。这年冬天和往年不同，每个人的干粮都有数，用了打松鸦自己就得饿着肚子。孩子们干打转想不出好招儿来。

有一天，孩子们围着一棵老松树，仰着脸讲起来：

“你看，那个傻松鸦多肥！”

“哎，眼看它把一个大松子吞下去了！”

“哪来的事！”

“不信？……你看，又吞下去一个！”

“这家伙多肥！”

“肥也干瞪眼！……”

大家都不吱声了，可是眼光总不肯从树枝上收回来。

黑姑一直没讲话，她在旁边站着，冷丁地一眨巴大眼